



# 唐宋學術

思 | 想 | 論 | 集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編



萬卷樓

---

# 唐宋學術思想論集



---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唐宋學術思想論集 /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編.-- 初版.

-- 臺北市：萬卷樓，2012.04

面：公分

ISBN 978-957-739-748-5 (平裝)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3.唐代 4.宋代文學

820.904

101001873

## 唐宋學術思想論集

2012年4月初版 平裝

ISBN 978-957-739-748-5

定價：新台幣 520 元

主 編	明道大學	出 版 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文學系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發 行 人	陳滿銘	電 話	02-23216565
總 編 輯	陳滿銘	傳 真	02-23218698
副總編輯	張晏瑞	電 郵	editor@wanjuan.com.tw
編輯助理	游依玲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編輯助理	吳家嘉	電 話	02-23216565
封面設計	耶麗米	傳 真	02-23944113
		印 刷 者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網 路 書 店 [www.wanjuan.com.tw](http://www.wanjuan.com.tw)

請寄回更換 劃 撥 帳 號 15624015

## 序

# 雍容大器 唐宋風采

唐代，一個空前繁榮昌盛的時代，一個思想活躍、文化發達的時代，唐代文學在各種文體上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唐代學術思想更是多元而精彩，展現出雍容而大器的風華。接續在唐代之後的宋代，有著三百二十年的歷史（960-1279），雖算不得輝煌卻也多采多姿，她承繼著大唐豐富多元的思想學術風貌。唐宋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都是精彩而重要的。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與國學研究所自二〇〇二年創立以來，即致力於唐宋學以及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及推動，這些年來連續辦理「唐宋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唐宋散文學術研討會」、「唐宋學術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唐宋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中廣邀海內外唐宋學的研究專家，就唐宋學的各個層面作深入多元的探討。

二〇一〇年秋天「唐宋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聚焦在唐宋的學術思想為研討主軸，會議中所發表的論文，會後經發表者與評論人交互研討之後，修訂檢討交付專家審查，以審慎謹嚴的態度集結成書，並名之為《唐宋學術思想研究論集》，藉以彰顯此次學術研討會的具體成果，亦以茲作為明

道大學中文系暨國學所唐宋學研究叢書系列的第三部重要著作。

這些年來因為擔任中文系系主任及所長之因緣，得以向許多國學研究的前輩請益學習並得以與系所同仁學習成長，承蒙本校汪大永總校長及陳世雄校長對各項活動的全力相助，能夠順利推動文學研究相關活動，並讓此書得以順利出版發行，在此書即將付梓前夕，謹作此序向所有支持的力量致上深深的謝意與祝福！

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

羅文玲 謹白  
二〇一二年處暑

# 目次

(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序 .....	羅文玲	1
論韓愈「載道」之師法取向及其書寫形式·兵界勇		1
歐陽脩四六文在宋明間的流傳與意義.....	吳惠珍	45
論唐代家樂中的「雅」與「俗」 .....	李佳蓮	67
張旭秘授顏真卿筆法之真偽考辨 .....	林麗娥	135
通過對「孔門四科」的認識來看士人特徵		
——魏晉南北朝至宋為中心.....	〔韓〕河元洙	163
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		
——從王維早期「行」詩說起 ...	〔韓〕金銀雅	197
富利與教化		
——宋史循吏探析 .....	許淑華	219
中國佛教最多常用的西夏遺文		
——略論興慈法師《重訂二課合解》所收		
的〈禮佛大懺悔文〉和〈蒙山施食儀〉		
.....	〔日〕野川博之	251
重構與新詮		
——兩《唐書·韓愈傳》的文化意涵 ...	陳金木	301

以《易》論史，以史寓政

——論司馬溫公的《易》學思……………陳廣芬 323

論元稹「尊古」與「尚新」之文學思想…陳鍾琇 369

試論唐宋名人教子故事的文學教育思想…雷僑雲 405

陸象山「心即理」學說的禪學思想特質

——兼論朱陸尊德性、道問學之諍……………熊琬 447

易只是一陰一陽

——朱熹易學「陰陽」觀之創造詮釋研究

……………趙中偉 511

從無極到太極

——唐宋有無論……………〔韓〕鄭世根 583

# 論韓愈「載道」之師法取向 及其書寫形式

兵界勇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載道」，即「文以載道」的簡稱，一直是唐代早期復古文學論者的基本主張；從元結、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乃至於柳冕，莫不如此。韓愈師承這些前輩，也同樣主張「載道」。然而，不論就文學史或是思想史的影響來看，韓愈的成就，卻顯然邁越這些前輩甚遠。究竟何以致之？本文指出其關鍵點實在於韓愈「載道」師法取向大不同於其前輩，他們專注於代表著述傳統的董仲舒，但韓愈反而推崇他們所輕視的揚雄。通過對揚雄的「再發現」和肯定，使得韓愈上溯並重建為早期古文論者所厭棄的辭章傳統；並且經由揚雄對孟子的推崇，確認孔孟道統乃為儒學之真傳，樹立其反佛老的依據。這兩方面的結合，表現在韓愈「載道」之文，就是一種藉由具體生活經驗而敘事寓理，以闡發儒家人倫日用之道，並且具備有辭章藝術之美的書寫形式。

**關鍵詞：**韓愈、揚雄、載道、古文運動、《五原》

## 一 前言

如果從反對六朝以降氣靡格卑的駢文算起，唐代古文運動可謂源遠流長，代有作手。但是，直至韓愈（768-824）出現之後，我們才真正發現唐代古文運動在性質上的大轉變，這種轉變不僅超乎原始運動者預期的目標，同時更進而影響此後中國文化學術的發展方向。

韓愈所以能有此驚人創舉，從根本上看來，實在於他對「文以載道」<sup>1</sup>這個前人不知已經重彈凡幾的老調有著全新的詮釋。簡言之，前此的古文運動只是一個單純的文章復古運動，而「文章復古」真正目的是希望達到「政治復古」；所以這時的運動者莫不以提倡寫作三代兩漢宏茂雅正的散文為志，他們所謂的「載道」，實則是用「治世之文」載「治世之道」，形式上既偏重於典謨訓誥式的廟堂文章，內容上

---

1 「文以載道」，簡稱「載道」，一直是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文學理論；但是「文以載道」一詞，卻是後起的，遲至北宋理學家周敦頤（1017-1073）才第一次正式提出。《周子通書》第二十八〈文辭〉云：「文，所以載道也。轅輪飾而人弗庸（用），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學而得以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以載道」這個極富譬喻性的理論模式，其實是周氏總結前此早已出現的「明道」、「原道」、「貫道」、「本道」等種種之說而來的，它雖是後起的新名詞，卻可以概括歷來有關「文」與「道」相結合的文學理論，具有十足的代表性，故為人樂於採用。韓愈的「載道」主張，最明顯者見於〈爭臣論〉：「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以及〈答陳生書〉：「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分見《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卷2，頁62；及卷3，頁103。

也不外關乎興衰理亂的政治教化。

但韓愈不然。他分別從兩方面正本清源，賦予「載道」說豐富的新意涵：於「道」，韓愈揭示儒學的真傳，申明孔孟大義而排斥佛老；於「文」，韓愈重新肯定文章藝術的價值，並廣加提倡。這兩方面的理論變革，使得「載道」說走出前此拘執於國家政治教化需求的狹隘格局，真正促成唐代古文運動在思想上和文學上雙重的貢獻，而其具體成果就是韓愈本身所創造出的新體「古文」。

為何韓愈能有此鉅大的變革？同樣是復古取向的文學理論，韓愈的「載道」說何以會產生和他的前輩完全不同的結果？而其所導致的「載道」書寫形式，又是如何？本文即就此試為之探討。

## 二 韓愈師法取向與前人的分歧

為說明韓愈的「載道」說何以會得出與他師承的前輩完全不同的結果，不妨比較一下彼此復古師法對象的差別，就其間的分歧處觀察起；因為師法對象的不同，正關係著理論旨趣迥異的根本原因。況且，由於歷來「載道」說的主張者率皆以「徵聖」與「宗經」作為標榜（實則是各取所需），檢視並比較他們在聖人（特別是指孔子）與經書之外的師法對象不同，更能彰顯其理論實質意義。

《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恰巧提供一條極重要考察的線索：

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這段話不僅說明韓愈的遊學集團，更指出當時復古文學論者最主要的師法對象是西漢的董仲舒（前 179？-前 104？）和揚雄（前 53-18）；言下之意似乎韓愈亦不例外。然而，仔細考察韓愈文集，可以發現，他對董仲舒是毫不經意，不曾有過一語褒貶；倒是對揚雄有著出人意料的高度推崇，集中提及揚雄的地方不下十處之多，而且率皆屬讚揚之辭。如〈答崔立之書〉便將揚雄與屈原（前 340？-前 278？）、孟軻（前 372-前 289）、司馬遷（前 145-前？）和司馬相如（前 179？-前 118）等五人並列為「古之豪傑之士」<sup>2</sup>，而在〈重答張籍書〉裡，甚至將揚雄納入直承孔孟一脈的「道統」中，並謂自己是繼其道而起：

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sup>3</sup>

2 〈答崔立之書〉，《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卷3，頁96。

3 〈重答張籍書〉，《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卷2，頁77。

〈重答張籍書〉雖為早年作品<sup>4</sup>，此後韓愈寫〈原道〉，對道統的觀念又有所修正，但他始終對揚雄崇視有加，高乎其他漢人（如也經常提到的司馬遷和司馬相如）之上。這種與眾不同的觀點，不由得啟人疑竇。朱熹（1130-1200）〈讀唐志〉便對韓愈棄董而取揚的偏頗大不以為然，他說：

故其（指韓愈）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仲舒）、賈（誼）。……則其師法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也。<sup>5</sup>

朱子的批評是極為嚴苛的。在他眼裡，揚雄只是浮華無實的文章之徒，本領不及董仲舒<sup>6</sup>，遑論傳聖人之道的孟子，而韓愈不能明辨此中分際，是重文而輕道，本末倒置了。

事實上，唐代復古文學論者對於董仲舒與揚雄這兩人的確有經重不同的評價。大體來說，董仲舒往往和賈誼、司馬遷、班固並稱，而揚雄則和枚乘（前？-前 140）、司馬相如、張衡（78-139）齊名。前者屬於著述傳統，以經史議論名家；後者則屬於辭章傳統，以辭賦文章名家。早期古文運

4 作於貞元十四年（798），考證參見羅師聯添：〈張籍上韓昌黎書的幾個問題〉一文，《唐代文學論集》下冊（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

5 《朱文公全集》卷 70。

6 《朱子語類》卷 137〈時舉〉載：「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可見朱熹對揚雄之評價甚低。

動者的「載道」說，率皆崇尚著述傳統而卑視辭章傳統；因此，同樣是復古，代表辭章傳統的揚雄，其評價自然大不如代表著述傳統的董仲舒。這幾乎是唐人的共識。

回顧唐代古文運動的發生，不得不提及初唐有識之士對六朝以來文風華靡浮豔現象的檢討。他們對六朝（包括隋朝）文風鼎盛而國祚短促的歷史經驗深感不安，認為這是君主崇尚辭章文藝，群臣競相追逐，忽視治國大道的結果。對此，這些有識之士無不大聲疾呼，警誡後世萬不可以之為法。在初唐寫成的史書中，便立即反映這類意見。如魏徵（580-643）《隋書·文學傳》序云：「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姚思廉（557-637）《陳書·後主本紀》也說：「古人有言：亡國之主都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向淫麗之文，徒長澆偽之風，無救亂王之禍矣。」這種將文章的華實與國家的興衰相聯繫的議論，正是立下早期唐代古文運動的基本觀念——即「文章」與「政治」相通。此一觀念，從初唐以下，幾乎貫穿所有的復古文士的意識中，不斷反覆複誦。最明顯反映，就是他們對文學史的發展，皆是由治亂的眼光來論其優劣，崇尚治世之文而鄙薄亂世之文；而且，愈上古則文章愈盛，愈近今則文章愈衰。

陳子昂（659-700）首揭「文章道弊五百年矣」<sup>7</sup>之歎，

7 《陳伯玉文集》卷一，〈修竹篇序〉。

盧藏用（664-713）〈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即為之闡述云：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迺刪《詩》《書》，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間，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風而作，雖大雅不足，尚有典型；宋齊之末，蓋憔悴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接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sup>8</sup>

此序明白標示出：由孔子所開啟的「文章粲然可觀」的著述傳統，相對於屈原所另樹立的「婉麗浮侈之法」的辭章傳統，二者並陳，褒貶之意，已然呼之欲出。所以，漢興之後，走孔聖著述傳統的賈誼、司馬遷，尚是「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而「奇特之士」如司馬相如與揚雄，因為走屈騷的辭章傳統，不免「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更是風從影響，每況愈下，導致一代不如一代的窘境，甚至於「風雅之道掃地盡矣」——則辭章傳統之遺害，已難辭其咎了。

這種崇尚著述傳統而卑視辭章傳統的意見，屢屢見諸往後的復古文學論者，也就是韓愈的師長輩。如賈至（718-

8 《全唐文》卷238。

772)〈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云：

唐虞賡歌，殷周雅頌，美文之盛也。厥後四夷征伐，文王之道將墜地，於是仲尼刪《詩》、述《易》、作《春秋》，而敘帝王之書，三代文章，炳然可觀。洎騷人怨靡，揚馬詭麗，班張崔蔡、曹王潘陸，揚波扇飆，大變風雅；宋齊梁隋，盪而不返。昔延陵聽樂，知諸侯之興亡，覽歷代述作，固足驗夫理亂之源也。<sup>9</sup>

李華（715-766）〈贈禮部尚書清河公崔沔集序〉云：

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遯矣。<sup>10</sup>

獨孤及〈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部郎中蕭府君文章集序錄〉云：

祭於歌頌，暢於事業，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詞則立其誠，生以比興宏道，歿以述作垂裕，此謂之不朽。……揚馬言大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沿其流者或

---

<sup>9</sup> 《全唐文》卷368。

<sup>10</sup> 《全唐文》卷351。

質文交喪，雅鄭相奪，盍為之中道乎？故夫子之文章，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麗而不黠。<sup>11</sup>

在此觀念推動之下，文章復古乃成必然之舉。而所謂文章復古，實則是作為政治復古的手段，即欲以追復三代兩漢的六經之道，超越六朝的亡國之音，達到政治清明風俗淳厚的目的；所以，所為之文必然是取法於三代兩漢議事論政的著述，而所謂的「文章之道」、所謂的「風雅之道」，也就不得不等於有利國家治理教化的「政治之道」了。從陳子昂文章中，已明顯可以看出這種作意。盧藏用序其文集便稱：

故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

可見，這種復古文章的內容無不與國家政治教化有關，也是崇尚著述傳統必然的走向。陳子昂除了在〈修竹篇序〉暢言詩歌復古之外，並沒有進一步的言論闡述文章復古，但他的實際創作卻給予往後的古文運動者極好的示範，並在理論上予以確立。梁肅（753-793）〈祕書監包府君集序〉尤其說得直接而明白：

文章之道，與為政通矣。世教之隆屋污崇，與人風之

11 《昆陵集》卷13。

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sup>12</sup>

這就是使文章發揮世教的功能，如元結（723-772）在〈二風詩論〉中所說的：「極帝王理亂之道，係古人規諷之流」<sup>13</sup>，也如梁肅本人在〈補闕李君集序〉中所稱的「敘治亂、陳道義、廣勸戒、頌功美」<sup>14</sup>；總之，皆不外乎推崇高談大義，極言懲勸褒貶之類的嚴肅作品。

這種以著述傳統為圭臬的復古主張，必然產生兩個互為表裡的效應：一是拒斥駢儷淫靡的文體，一是崇尚經國教化的著作。蕭穎士（708-759）的〈江有歸舟〉序已有這方面的論述：

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sup>15</sup>

而獨孤及（725-777）闡說得更為透闢，〈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華）中集序〉云：

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而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辭

12 《全唐文》卷 518。

13 《元次山文集》卷 1。

14 《全唐文》卷 518。

15 《全唐詩》第三函，第二冊。